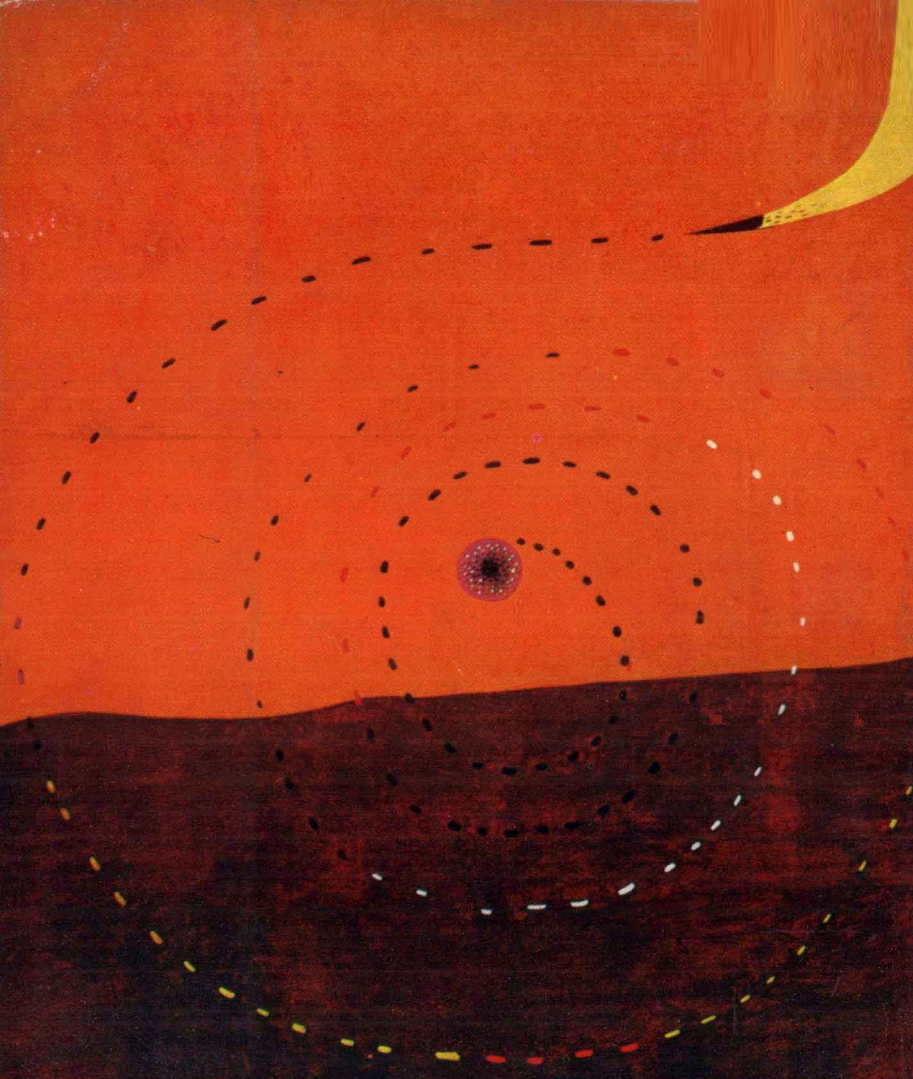




夜間飛行

著者 / 聖・艾克徐貝利 ● 譯者 / 胡品清

FLY IN THE NIGHT

SAINT-EXUPERY

TRANSLATED BY HU PIN-CHING

COPYRIGHT © 1978

BUFFALO BOOK CO., LTD.

TAIWAN

R. O. C.

夜 間 飛 行

水牛文庫 154

著 者	聖 • 艾 克 徐 貝 利
譯 者	胡 品 清
發 行 人	彭 誠 晃
地 址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48號
電 話	3 4 1 0 2 7 5
出 版 者	水 牛 出 版 社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郵政劃撥賬戶第13932號
每冊特價	新 臺 幣 40 元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67 年 11 月 1 日

P30001178

S3000

◀版權所有 • 不許翻印▶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0628號

夜間飛行

SAINT-EXUPERY 作

胡 品 清 譯

雷 驤 插 畫

「夜間飛行」作者

聖·艾克徐貝利簡介

胡品清



法國東部有一個行政區，它的名字是安河流域。那是山巒之邦，森林之邦，池沼之邦，草原之邦。那兒有個城堡，它的名字是摩利斯·德·黑蒙。城堡中有一個大花園，滋生着菩提樹和墨綠色的松林。那古老的屋子裏陳設着發亮的家具，巨大的雕花衣櫥。還有許多色彩鮮明的噴泉為城堡做成一些清涼的角落。法國空軍作家聖艾克徐貝利（SAINT-EXUPÉRY）便是在那城堡裏渡過了他歡樂的童年。

他誕生於一九〇〇年，出生地則是法國的絲綢之都——里昂。自幼，他就喜歡音樂、文學、繪畫，但是尤其熱愛航空。中學畢業以後，他進入了巴黎的美術學院，建築組。一九二一年是他的兵役時期，被派到空軍第二團，開始接受航空訓練。服役期滿以後，他曾是法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也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駕駛軍用機，親身參與對德國的抗戰。

而他是一個愛沉思的人，常常在五里霧中。在航空生涯之初期，有一天，他曾降落在錯誤的地方，和一架正起飛的飛機相撞，幸免於死，那是他的第一次意外。那時，飛機的構造尚未臻於完美，極小的疏忽便會作成意外。一九二三年，他又出事了，傷了頭骨。但是，他並不從而氣餒。他愛上了在晨曦中的起飛，在天空裏的翱翔。他歡喜單獨地面對着風和雲沉思，在天地之間。他也認為肯定自己的方法之一便是在無垠的空間裏和萬千氣象搏鬥。

對聖艾克徐貝利來說，文藝、思想和行動是連結在一起的。飛行不忘沉思，沉思不忘飛行。所以，他才能在二十世紀的法國文壇上佔著一個重要的席位。

重要作品

「南方郵機」並非航空史詩，也非有關航空的故事。那是一個悲劇性的愛情故事，男主角是一位民航公司的駕駛員。

「小王子」是一本老少咸宜的寓言，文體具有童稚美。但是，簡潔的文字却表達了深入淺出的哲理，是一本批評人類之弱點以及譴責物質文明的童話，美麗如詩。

「人類的地球」的主題是探討責任感，曾獲得法蘭西學院的小說大獎。他認為，面對着貧窮，即使那貧窮並非我們一手造成的，我們仍然應該感到羞耻。

「城砦」是聖艾克徐貝利自己最重視的作品，他曾停停寫寫、寫寫停停，可惜始終沒有完成，因為在一九四三年，他的飛機失蹤了，迄今下落不明。

關於本書

紀德如此說過：「今日法國文學中最缺少的，就是英雄主義。果爾，「夜間飛行」可以說是針對紀德的感嘆寫成的一個中篇。

利維耶是「夜間飛行」的中心人物，那個中篇就是描述利維耶的一夜。從結構方面來說

，十分符合希臘悲劇中的三一律：情節之統一性——三架郵機的駕駛員在夜空中作成的歷程；地點之統一性——天空；時間之統一性——夜晚的十二小時。

從內容上來說，故事是這樣的：

利維耶是夜間飛行的創始人，負責南美洲的空運，也監督郵件的空運。他逐日的工作便是管理郵機上的工作人員，以及嚴格執行飛行時間。

有一夜，就像每夜，利維耶等待三架郵機到達布厄諾斯艾勒斯。那三架飛機一到，就該把那三架郵機上的信件裝上另一架郵機，運往歐洲。那件工作看起來十分容易，實際上却困難重重。由於天氣的變幻莫測，飛機可能誤點。由於雷雨之侵襲，駕駛員可能喪生。作者便是用詩意的筆觸，敏感的心靈，本身的責任感以及細緻的心理分析寫出了利維耶的一夜和一位駕駛員的掙扎與喪生。

聖艾克徐貝利是一個很負責任的飛行員，又熱愛生活，因此他的作品充滿了愛心和責任感。又因為他歡喜沉思，作品的內容就更有深度了。加之，他又不是閉門造「機」的典型，因為他說只有行動才能救人，甚至救人於死亡，所以他的作品一點也不和現實脫離關係。

他的語言非常形象化，因此富於詩意。描寫月色的時候，或是描寫落日的時候，文字十分柔美；描寫暴風雨的時候，氣勢就十分雄渾；描寫心理的時候，筆觸又十分細緻。總之，形式與內容間之和諧該是他的風格之寫照。

尾聲

我一向喜愛聖艾克徐貝利的風格和思想，從而很謝謝天王星出版社主動打電話來，堅持要「我」把「夜間飛行」譯成中文。我大病初癒，原想計劃在這個暑假裏不務正業，只從事於休憩。可是，面對着那群有理想的青年出版人，我能逃避責任嗎？

夜間飛行

I

在飛機的下方，小山正在夕暮之黃金中勾出陰影的輪廓。平原也在發亮，一種無盡的光亮：在那個國度裏，平原沒完沒了地傾注黃金；同樣地，入冬以後，平原也傾注白雪，沒完沒了地。

由於那種寧靜，由於一些靜靜的雲勾畫出來的微波，那位從極南端把巴達戈尼⁽¹⁾的郵機開回布厄諾斯艾勒斯⁽²⁾的飛行員法比安看出了夕暮正在降臨，就像船航者由於水波看出港灣一樣。他正在進入一個碩大的、如福地的海灣。

在那種寧靜裏，他也原可能以為在慢慢地散步，幾乎像一個牧者。巴達戈尼的牧人不慌不忙地從一群羊走向另一群羊，而那飛機師則從一個城市翱翔向另一個城市，他是看守小城的牧人。每兩小時，他就遇見一些城市如小羊般地來到江邊喝水，或是在平原上吃草。

有時，在飛越過上百公里、比大海還更杳無人跡的草原之後，那飛機師就看見一個偏僻的農莊迎面而來。在草波之起伏中，那農莊彷彿在後面載著一大群人；於是，法比安用機翼向那條船打招呼。

註：(1) 南美之一地區，在阿根廷及智利之南部

(2) 阿根廷之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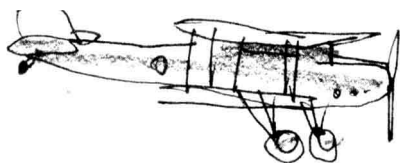
「聖·儒利安在望；我們在十分鐘內降落。」

飛行通訊人員用無線電把那項消息向那條航線上所有的航空站宣佈。

從馬哲倫海峽(1)到布厄諾斯艾勒斯之間延伸着二千五百公里的空間，其中的航空站林立梯列，但是聖·儒利安那一站開向黑夜的邊界，一如最後一個被征服的非洲小村開向神秘。

那無線電通訊員把一張紙條遞給飛機師。

「暴風雨那麼多，我的耳機裏從而充滿着干擾。你在聖·儒利安過夜嗎？」



法比安微笑了，因為天空寧靜得像一個水族館，而且他們面前所有的站都發出這個信號：「天清，沒有一絲風。」他回答說：

「我們繼續飛。」

但是那無線電通訊員認為某處有暴風雨，就像一枚水果裏有蟲。夜會是美麗的，但也會很壞，他不願進入那隨時準備腐爛的陰影中。

註：(1) 在智利南端

放慢了馬達的速度，飛向聖·儒利安的時候，法比安覺得疲倦了。一切使人之生活變為溫甜的東西正在向他擴大：房屋、小咖啡店、林蔭道上的樹群。他像一個征服者，在獲勝的夕暮俯身向王國的土地，而且發現人群的卑微的幸福。法比安需要放下武器，需要感覺到渾身的痠疼和沉重（人也能富於痛苦），需要在此做一個單純的人，從窗口觀望一列今後永遠不變的風景。他原會接受那微小的村落，因為在作過選擇之後，他會滿足於自己生活中的偶

然，且鍾愛之。那偶然局限着他，一如愛情。法比安原會想久久地生活在此，在此取得他份下的永恆，因為那些他正生活於其中一小時的小城，那些他正穿越的、被古老的牆所關住的花園好像永遠延續着，在他身後。那村落正昇向飛機上的工作人員，也正張開雙臂迎接他。於是，法比安想及友情，想及溫柔的女孩，想及白拾布之親切，想及一切慢慢地永遠變得溫馴的東西。那村落已經在貼着機翼流動，一面攤開關着的花園之神秘，圍牆已不再能保護那些花園。但是，飛機降落了以後，法比安知道他不曾看見任何東西，除了若干人在他們的石塊之間徐緩的動作。那村落僅僅憑着它的靜止保護着它隱密的熱情，那村落拒絕他的溫情，因為要征服它就必須放棄行動。

在那一站停了十分鐘以後，法比安又該動身離去。

他向聖·儒利安回頭再看了一眼：那只是一掬燈光，然後是一掬星星。然後那最後一次吸引他的塵土也消失了。

「我再也不看不清儀錶了，我開燈。」

他開了電門，但是坐艙裏的紅燈在夕暮之藍光中只把一縷淡淡的光向指針傾注，那麼淡，從而無法使那藍光着色。他把手指在一個燈泡前面晃了一下，手指也幾乎沒有着色。

「太早」。

然而，暝色正在升起，像一縷黑烟，已經充滿着山谷。他已經不再能識別山谷和平原。可是，村子裏的燈火正在亮起，點點燈火互相應和。他也用手指使位置燈閃灼，和村莊呼應。地球上佈滿了明亮的呼喚，因為每棟房屋正在面對着碩大的黑夜點燃它的星子，一如有人把探照燈轉向海面。一切覆蓋着人之生活的東西已經在閃灼了。法比安對這一次的進入黑夜非常欣賞，就像進入港灣，既徐緩又美麗。

他把頭陷入坐艙裏。指針的鐳開始亮起來了。那飛行員把數目字一個一個地檢查了一遍，滿意了。他發現自己四平八穩地坐在那片天空裏。他用一個手指輕輕地觸及了一根鋼條，感覺到那金屬中有生命流溢，那金屬不是在震動，而是活着。那馬達的五百匹馬力使一種很溫暖的電流產生在那金屬裏，那電流使冰冷的鋼變為似天鵝絨的肌膚。又一度，在飛行的時候，法比安所感覺到的既不是眩昏，也不是陶醉，而是一種活生生的肉體的神秘工作。

現在，他爲自己重新建構了一個世界。爲了能舒泰地置身於其中，他正在擠進去。

他輕輕地拍了一下配電錶，把電門一個又一個地開了，略微移動了一下身子，讓背靠得更舒服一點，也尋找一個最好的位置，爲了能好好地感覺到五噸金屬的搖盪。那五噸金屬是流動的夜用肩膀扛着的。然後，他摸了一下他的援救燈，把它推到適當的位置上，放手，又觸及它，肯定它不滑動了，又放手，爲了要摸每個油門鈕，使它們確然連接在一起，使手指熟悉於一個盲瞽的世界。然後，當他的手指熟識了那個世界的時候，他才開了一盞燈，看清楚坐艙裏精確的儀器，只在儀錶上審視自己進入黑夜，像跳水一樣。然後，因爲沒有任何東西搖擺，沒有任何東西震動，沒有任何東西顫抖，而且螺旋儀、高度錶以及馬達的速度都很穩定，他略微地伸了一個懶腰，把後頸靠在皮椅子的背上，開始飛行中的沈思。在沈思中，他品嘗一種不可解釋的希望。

現在，像一個更夫，他在夜之深處發現黑夜讓人看一些東西：那些呼喚，那些燈光，那種不安。陰影中那顆單純的星子：一棟家屋之孤立。一枚星子滅了，就是一棟把愛情關在門

外的屋子。

或是一棟把煩倦關在門外的屋子，一棟停止向外界發出信號的屋子。那些在燈前，在桌上雙肘支頤的農夫們不知道自己希望什麼，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欲望傳到那麼遠，傳到把他們關住的巨大的黑夜中。但是法比安發現了那欲望，當他來自一千公里之外，當他感覺到如巨浪般洶湧的風使呼吸着的飛機上昇又下降，當他穿越了十個暴風雨，一如穿越戰亂中的國家。在暴風雨之間，他也穿越月光的空隙。他感覺到那欲望，當他帶着征服者的感覺抵達一盞又一盞的燈火，那些人以為他們的燈只為卑微的點子發亮，但是在距離他們八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有人被那一點燈火之呼喚所感動，好像他們絕望地在大海面前，從一個荒島上把那點燈火搖動。